

近代中國的成立

姚大中著 / 三民書局印行



近代中國的成立

姚 大 中 著

學歷：中央大學畢業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研究

現職：東吳大學教授

三 民 書 局 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初版

◎近代中國的成立

基本定價捌元捌角玖分

◎

◎

著作者 姚 大
發行人 劉 振 強 中

書局
總經理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

號〇〇二〇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局聞新院政行

近代中國的成立 目次

中華民族大舞臺全成員登場

亞洲內陸世界霸權推移	3
北亞細亞突厥巨潮	3
蒼狼的子孫——文字的後期遊牧國家	12
突厥時代最後榮光	22
回紇與遊牧社會文明化	38
中亞細亞突厥化	56
大西南地區民族運動	69
吐谷渾三百五十年	69
吐蕃興衰	79
西藏佛教與喇嘛法王支配	92
雲南五個世紀獨立時代——南詔、大理	103
模寫漢族中國兩範本	115
「海東盛國」渤海	115
西夏「君子」	126

征服朝代成立	141
契丹・遼朝——二元支配體制的創始	141
女真・金朝——中原化快速變容者	166
世界史的最大征服	187
從蒙古帝國到大元帝國	210
元朝身分制社會與蒙古至上主義	237
東西交通・文化交流最盛期	260
北元以來草原封建制的成熟	284
十七世紀後的清朝蒙古	303

漢族中國的近代化

絕對主義的時代	321
宋朝歷史的近代要素	321
外侮最劇的漢族朝代	327
文治主義與君主專制絕對化	351
科舉・學校・士大夫	368
漢族光輝的明暗	384
南方優位下的社會・經濟	415
諸產業的分化開發	415

目 次 3

財政與社會結構再調整.....	440
商品・貨幣經濟時代的都市.....	471
新文化的展開	489
士人・庶民文化結合.....	489
理學——儒家思想再出發.....	504
宗教思想・學問的進展與停滯.....	538
高峯科學・技術的終頁.....	552
後 語	569
主要參考書	571

中華民族大舞臺
全成員登場

亞洲內陸世界霸權推移

北亞細亞突厥巨潮

漢族中國歷史，十世紀唐末——五代——宋的嬗代，乃是社會形態自中世轉入近代的關鍵時代。站於今日「中國」的立場，自隋朝統一屆至上述時代，也是歷史擔當者中華民族諸分子漢、滿、蒙、回、藏，漢族以外所有成員或其同系統民族均已登場，各別立定到今日所見活動位置的最早布列時代：

滿→靺鞨（渤海）・女真（金）

蒙→契丹（遼）

回→突厥・回紇

藏→吐谷渾・吐蕃・唐古特（西夏）

以後，十三世紀蒙系蒙古人（元）雄飛，而「蒙古利亞」名詞代表了舊大陸黃膚色人種的總稱；十七世紀滿系後金或滿洲人（清）又總結前期中華民族諸成員間的抗爭歷史與最早統一其活動天地，鑄定今日「中國」與「中國人」的原型。

而清朝以前，滿、蒙、回、藏諸族與漢族間波濤廣闊，此起彼落，壯觀又時間持續長久的競爭，其性質仍是二千年前，以漢族與最早遊牧

4 近代中國的成立

民族各各成形時，所成立歐亞大陸東方遊牧・農耕兩個世界對衝形勢的延續。演出舞臺面，卻自歷史的北、西中國，正益益向整體「中國」延伸。

對應漢族中國中世史，代表北方歐亞大陸遊牧巨潮的，是前期中華民族諸分子間的回族系統。「回」族名詞由來源於宗教信仰而非血統，也自近代中國才追加，中世中國須還原到血統基準，便是漢朝記錄中「丁零」（丁靈、丁令），南北朝由「高車・丁零」之名過渡到「狄歷」或「敕勒」，六世紀南北朝之末漢字同音異寫成「鐵勒」，又以其中一脈飛躍發展而自「鐵勒」類似之音分化為「突厥」，隋——唐時代再以突厥系的歐亞大陸內陸世界大統一，而「突厥」（Turk）的名詞統一替代「鐵勒」，以及概括所有前期突厥諸種族成立為今日人類學上人種系圖用詞，其歷史已係今日世界所有突厥系民族，包括小亞細亞土耳其（Turkey）共和國住民的共同先史。

「敕勒」改寫「鐵勒」的時代，含義已廣域包含了南西伯利亞、蒙古地方、準噶爾的北亞細亞方面所有同一血緣關係諸種族，成份非僅漢朝時代尚居貝加爾湖南方的丁零，也已包含當初往往與丁零並列，葉尼塞河上流域的「堅毘」，簡言之，已係前期突厥諸種族初步總括。「突厥」名詞再轉化，代表的便是諸種族政治上大統合機運來臨的歷史意義。五世紀北亞細亞主權者柔然支配下分散的鐵勒部落中，以阿爾泰山脈西南，天山山脈北麓準噶爾盆地為本據，得阿爾泰山中各種金屬資源，特別又是鐵礦生產之處，而以優秀鍛鐵技術從事鐵製武器，並以此等製品向柔然納貢，成立與柔然間的服屬關係的阿史那部，六世紀前半，高車——鐵勒諸部背叛柔然的浪潮形成時，雖似忠誠無反抗跡象，勢力卻也已明顯抬頭。阿史那部的淵源，史學界以其名與歷史上曾在當地大發展的早期突厥系種族烏孫語源相同，懷疑是否便是烏孫直裔子孫

●。此固僅係臆測，而六世紀中所見，天山北麓東面的阿史那部，已於族長土門（Tuman）領導下開始大發達，精良武器的製造為武力後盾，西與中亞細亞方面粟特商人携手，東在漢族中國北邊長城地帶與漢族維繫通商關係，經濟基礎獲得加固，而準噶爾鐵勒族五萬餘落均被征服。阿史那部完成天山以北的統一統制。「突厥」之名，開始以此一系統的阿史那部領導勢力成立，紀元五四五年（西魏大統十一年）以粟特商人中介，最早接觸北魏分裂後的西魏，翌年正式派出使節，而為漢族中國所記錄，卻不明瞭便是「鐵勒」同一字，「突厥」乃於中國史書中與其「鐵勒」血族形成一音兩譯。也惟其「突厥」興起才為漢族詳知其事，所以「周書」列突厥專傳而未及鐵勒，正史中最早增補鐵勒傳係「隋書」（且後分突厥、西突厥、鐵勒三傳記），雖然兩書均唐初著作。

土門指導而阿史那部已係領導部族的突厥勢力勃興後，土門向原所服屬的柔然可汗求婚其女，被可汗鄙視為「鍛奴」拒絕。激怒土門於紀元五五一年轉向漢族中國西魏通婚成功。翌年的紀元五五二年，一舉攻破柔然，柔然可汗自殺，土門登位號伊利可汗（Illig-Kagan），突厥遊牧國家與第一代可汗正式登場。突厥第二世與第三代可汗伊利之子木杆（Mokkan）治世，逼迫西魏盡殺已降西魏的柔然最後可汗一族，柔然名實均告滅亡（紀元五五五年）。突厥也便於英邁富有父風，其歷史上最偉大指導者木杆可汗的二十年在位期，登上發達巔峯，四方大征服成功，突厥諸種族的空前大統合展開。今日土耳其共和國歷史教科書的一幅突厥帝國地圖所標示，西以裏海北方伏爾加河為界，東迄於海的大版圖，六世紀中已全域立於統一主權之下^②，本據地也自準噶爾盆地移向外蒙

① 江上波夫「北アジア史」第四六頁。

② 誠文堂新光社版「世界史大系」③東アジア I，第三一八頁。覆印資料地圖。

古鄂爾澤 (Orkhon) 河上游附近的都斤 (鬱督軍，突厥碑文漢字烏德鞬 Otu-Kan) 山，北亞細亞成立突厥的完全支配。西面進出中亞細亞，一掃當地原來的強大嚙噠支配勢力而加接收（紀元五六三至五六七年），以阿姆河與薩珊波斯接界❸。東面席捲東蒙古方面契丹諸種族之地，見於「周書」異域傳下突厥條的說明是：「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堅昆），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裏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貝加爾湖）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次代其弟佗鉢 (Tabar) 可汗「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隋書」北狄傳突厥條，「周書」異域傳下突厥條之語則「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盛氣凌人之慨可見，其背景，乃是北周武帝娶木杆之女(阿史那皇后)，佗鉢又娶周室趙王招之女千金公主爲可敦 (可賀敦 Katun)。但便自再下一代，轉入第三世的第五代可汗，第二代乙息記可汗之子繼其兩叔登位的沙鉢略 (Dizaboulous) 可汗之世，全突厥史的黃金時代開始減色，突厥遊牧大帝國東、西分裂，而沙鉢略即位的紀元五八一年，漢族中國歷史卻正呈相反意義，結束南北朝對立局面撥雲見日，也以同一年的隋文帝篡周爲劃期標誌。

大領土遊牧國家的建設，其所形成「封建」式，潛在便是容易分裂的危機，匈奴如此，突厥也如此。突厥勃興期，阿史那部領導階層分別擔當各地征伐的指揮者，事業成功便是當地的統治者，大可汗伊利之弟室點密 (Istami) 葉護，早自立國之初已受兄派遣經略中亞細亞，破滅嚙噠後，已係西面可汗，征服契丹系諸族的木杆之弟庫頭則東面可汗（地頭可汗），木杆另一弟禡但可汗於東面、西面間立於中間地帶，呈現大可汗之下三可汗分立狀態，此係木杆時代。佗鉢時代持續爲東面 = 爾

● 同上資料地圖。

伏可汗攝圖（繼位的沙鉢略可汗）、西面=室點密之子達頭可汗；禡但可汗之子步離可汗的領地也在西方。攝圖繼佗鉢可汗為大可汗已與隋朝成立同時，治世之初，西面的達頭可汗之外，北方乃阿波可汗（木杆之子），獨洛水（外蒙古土拉 Tola 河）流域菴羅（佗鉢之子）號第二可汗，以及另外的紇支可汗、貪汗可汗，「叔姪兄弟，各統強立，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隋書」長孫晟傳）的弱點，被代表了漢族中國新銳力量的隋朝看透，中國歷史上第一流優秀外交家與隋朝傑出的突厥事務專家長孫晟的果斷獻策，分化離間政略運用至最高境界，而突厥統一國家發生大變局。

長孫晟便是其後唐朝太宗長孫皇后之父，北朝世家，自青年時期充北周護送千金公主副使入突厥以來，憑其累次出使突厥的豐富經驗與敏銳觀察力、正確判斷力，乃是十足的突厥通。長孫晟且於北周時代第一次出使期間，已以個人關係預在突厥佈下離間種子，「隋書」傳記說明，他曾在當時突厥最具強大勢力的東面可汗攝圖的一次出獵中，彎弓馳馬，向空中飛而相搏的二鶻一箭雙貫，（今日「一箭雙鶻」成語由來即此），因而聞名，攝圖「每共遊獵，留之竟歲」，而其同時，攝圖「弟處羅侯號突利設（攝圖繼位沙鉢略可汗時的葉護），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待開皇元年（紀元五八一年）隋文帝受禪，沙鉢略登位為突厥大可汗，長孫晟乃有「難以力征，易可離間」的「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特別是「玷厥（達頭）之於攝圖也，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的洋洋上書提出並被採納，而同年立即展開其第一步：「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以及長孫晟親自「立處羅侯處，深布心腹，誘令內附」。突厥方面，新登位的

沙鉢略續妻千金公主，於爲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的藉口下，開皇二年，四十萬騎大舉自甘肅方面入侵。突厥進攻與隋朝反攻之間，長孫晟爲決策中核的隋朝活潑外交再向高層推展。

戰幕初掀，突厥數道並出，俱獲勝利推進的形勢中，阿波一支獨敗，長孫晟趁機使人挑撥引誘阿波的「隋書」長孫晟傳精采報導謂：「攝圖（沙鉢略）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同一時間，隋朝大發兵出塞的反擊行動展開，沙鉢略潰退沙漠，戰場優勢轉移到隋朝方面時，渡沙漠而返的沙鉢略已發覺阿波懷貳，「力掩北牙，盡獲其衆」。「隋書」的接續報導：「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達頭可汗），乞師十餘萬東擊沙鉢略，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長孫晟、突厥傳）。隋朝分化離間策略完全成功，有意的坐山觀虎鬥，又在多角國運大賭博中成爲單獨的贏家。突厥內訌裂痕，便以阿波與達頭領導的陣線對沙鉢略兩立之勢永久形成而無可彌補。突厥確定依東、西方位一分而二。此一東、西突厥分裂的開始年代，一般也便設定於混亂翌年的紀元五八三年，隋朝成立第三年的開皇三年。

強大突厥分裂，隋朝製造西突厥從意識上切離東突厥到獨立事實成立，原係其突厥事業基本線以及絕大成功，對分裂後整體而言勢力已被削弱的突厥，制衡分裂勢力仍有必要，因之西突厥也續被懷柔。西突厥方面，自立主權下獨得隋朝貿易優惠，厚博東連中國又西結西方世界的

中介利潤，毋寧反爲得志。相對突厥本體的東突厥（或稱北突厥），分裂卻是大打擊），勢力嚴重受損，被迫於東——西突厥分裂翌年（紀元五八四年），仍藉「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轉圜，隋應其請，賜國姓「楊」，改封大義公主，而同年乃有沙鉢略以「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則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爲內容的致隋文帝書上達，以及隋文帝答書：「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隋書」北狄傳突厥條），東突厥最早承認與隋朝間存立舅——婿關係。但兩國地位仍係對等，視上引往返國書具銜「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可知。關係再轉變，係追隨其時而突厥形勢惡化，被支配諸部族頻起反抗，得隋朝援軍鎮壓成功的結果。所以紀元五八五年（開皇五年）上表，已改稱「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其言：「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中略）。意以華夏今有大聖興焉（自此突厥慣以「聖人」尊稱隋文帝），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指朝廷），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閩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隋書」同前），而如隋文帝答詔所示：「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突厥正式向隋朝稱藩，成立君——

臣關係。

紀元五八七年(開皇七年)沙鉢略卒，突厥對隋朝的從屬關係愈形加固，敵對時期預由長孫晟佈置的親隋份子沙鉢略之弟處羅侯被推繼位，便由長孫晟奉派冊立為突厥第六代莫何(Baha)可汗，隋朝第一次立於宗主權而冊封突厥可汗。宗主國權威，也由是年莫何滅其從兄弟阿波，「隋書」北狄傳突厥條記係「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擒阿波後，又「上書請阿波生死之命」的恭順態度，得以想見。

第二年(紀元五八八年)莫何卒，雍虞閭(沙鉢略子)葉護代立為都藍(Tourxanthos)可汗在位期，隋朝對突厥政策再修正，簡言之，加以再分化，決意捨都藍另行扶植領地在北方而號突利(Tuli)可汗的莫何之子染干。獻策者仍是顛覆專家長孫晟，其於職貢無缺的都藍上表請婚時的意見，載入「隋書」本傳是：「臣觀雍虞閭(都藍)，反覆無信，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西突厥達頭)、染干(突利)必又受其激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莫何可汗)之子也，素有誠款，於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建議被採納，乃有開皇十七年(紀元五九七年)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大事鋪張的降嫁突利之舉，都藍為此「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隋書」突厥傳)。

突利已係其從兄都藍遷怒的目標，東、西突厥原相攻伐不已，都藍至是反而「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護染干(突利)」(「隋書」長孫晟傳)紀元五九九年(開皇十九年)的這次東、西突厥聯手大攻擊，突利潰奔長安，由隋朝冊立為啓民可汗，先後以其敗殘部衆安置到山西北部與綏遠的漢族中國領土內緣地帶，安義公主死，續以宗女封義安公主妻啓民。翌年紀元六〇〇年與開皇二十年，「都藍在變亂中為其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伽可汗」(「隋書」長孫晟、北狄傳突厥條)，隋朝大軍趁機北

伐，自西突厥可汗正位突厥（東突厥）大可汗的達頭（步迦）大潰，西逃吐谷渾。都藍、達頭遺衆、北方鐵勒諸部，東方奚、霫、室韋等種族盡行服從啓民支配，隋朝卵翼下的啓民昂然統制蒙古全域而係突厥大可汗，本據自隋朝直接轉移往內蒙古，長孫晟親自護送啓民至沙漠邊緣而返，時為仁壽三年（紀元六〇三年），隋朝的突厥事業推向了極峯。

煬帝繼位後的紀元六〇七年（大業三年），於是有天子北巡榆林，啓民偕義成公主迎朝行在與煬帝幸啓民帳，大享服屬突厥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的歷史盛事演出。其時啓民上表：「臣今憶想聖人（文帝）及至尊（煬帝）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而煬帝答以「各尚所宜，因而利之，何必化諸削衽，糜以長纓？」「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隋書」突厥傳），乃堪注目的記錄。與前引沙鉢略表文對照，可指示伯、姪兩世二十餘年間，突厥對隋朝的從屬關係，已如何深一層牢固，以及如何自政治利害加注了濃烈感情，抑且，啓民的冊立，直接便已使用了漢語「啓民」為可汗之號。惟其如此，啓民時代的突厥與隋朝關係，固近似呼韓邪單于時代的匈奴之於漢朝，緊密程度為猶過之可以推想。

同一時期的西突厥也同一處境。西突厥與隋朝間友好關係，以達頭介入東突厥內鬭而被破壞，煬帝初，繼長孫晟去世的外交決策人另一著名人物西域事務專家裴矩，第一步是策動其時在位的處羅可汗，恢復與隋朝間朝貢關係（西突厥世系，「隋書」西突厥傳記所敍述頗見混亂，係以阿波可汗「與沙鉢略有隙，國分為二」開始，紀元五八七年阿波被東突厥莫何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勤子為泥利可汗」。泥利卒而續由其子處羅可汗繼位，與突厥（東突厥）傳記達頭至其時始敗奔吐谷渾的記